

## 十 盛唐詩人的文化品格

魯迅先生說：「我以為一切好詩，到唐已被做完，此後倘非能翻出如來掌心之『齊天大聖』，大可不必動手。」可見唐詩在中國詩歌發展史上的獨特地位。

### 三教並重

自玄宗開元元年（713年）至代宗永泰元年（765年）是唐代詩歌發展最為鼎盛的時期，亦即文學史上所稱道的「盛唐時期」。在短短的五十多年間，湧現出十幾位大詩人，他們經歷各異，風格不同，而共同表現了盛唐時期的文化風貌。

盛唐時期，在文化思想方面，最突出之處可說就在於「儒」、「釋」、「道」三教並重。三教並重，豐富了人們的精神生活，為詩人的創作提供了充分的條件。豐富多彩的文化對盛唐詩人的品格形成和詩歌創作產生了相當重要的影響：盛唐詩歌就是盛唐文化的反映；盛唐詩人的獨特品格，也是盛唐文化所造就的。

### 儒者情懷

儒家思想自漢代確立為正統後，其道德倫理、價值觀念等都已化為一種潛在的文化基因，盛唐詩人的思想和行為也有明顯的儒化傾向。孔子曾說：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後已，不亦遠乎？<sup>①</sup>

<sup>①</sup>《論語·里仁》。

從孔子開始，對士人品格的要求是以天下為己任，要具有憂國憂民的情懷，要有重道輕欲的犧牲精神。

在不少盛唐詩人的作品中，都體現了儒家的用世思想。詩人李白胸懷壯志，企盼為國家效力，在《俠客行》中，他表示即使犧牲性命，也是「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詩聖」杜甫具有憂國憂民的情懷，《自京赴奉先縣詠懷》、《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春望》和《白帝》所擔憂的都不是自己的身世，而是國家和人民。《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寫詩人的茅屋被風吹破，夜裏漏雨無法睡眠的煩惱。詩人希望能有「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若果願望成真，詩人表明：「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杜甫畫像

### 玄風道味

道家思想在盛唐也很盛行，由於君主的提倡，《老子》和《莊子》也成為唐代士子的好讀之書。因此，唐詩也受到道家文化的滲透，濡染著濃郁的玄風和道味。

莊子說，「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是「聖人之過」<sup>②</sup>，反對禮教對人性的束縛，爭取個性的自由解放，唐代詩人在這方面深受影響。他們傲視功名，公然對儒家的聖人進行嘲弄，表現出一種反叛的精神：



李白畫像

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  
手持綠玉杖，朝別黃鶴樓。  
五嶽尋僊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

（李白《廬山謠》）

人們說李白有僊風道骨，帶有濃厚的道家思想。詩中，詩人

<sup>②</sup> 莊子：《莊子·馬蹄》。

自比楚狂接輿，口唱鳳歌以嘲笑孔子在荒亂之世遊說列國，到處碰壁而不知醒悟。他以獨醒者自居，視功名富貴如糞土，以出世高蹈，漫遊山水為放情適志。

## 佛心禪韻

盛唐是佛教中國化的成熟期。盛唐詩人與佛教因緣是深厚的，他們或廣交僧侶，或精研佛經，或參禪詠理。詩人王維就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在佛學方面有很深的造詣，詩歌中往往融會禪意。

王維生於一個世代為宦的家庭，從小受到傳統儒家文化的薰陶，希望能一展經邦緯國的抱負。可是，詩人的仕途波折重重，對現實政治失望，這加深了他對佛教特別是禪宗的信仰。王維的《鹿柴》：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整首詩描寫一個空靈寂靜的意境：空山之中看不到人的蹤影，但是可以聽到人說話的聲音。那落日的餘暉照進密密的森林，景色略帶幽暗與空靈。禪宗強調「對境無心」、「無住為本」，也就是對一切境遇不生憂喜悲樂之情。王維以「禪」的態度來待人處世，使自己有一個恬靜的心境，進而把這種心境融入作品中，使詩歌顯出禪光佛影。



《鹿柴》意境圖

盛唐時期多元與開放的文化思想造就了一批傑出的詩人。盛唐詩歌的成就，正是這時期文化精神與詩人品格追求相互作用的結果。詩人們成功的創作實踐，或許能為時下方興未艾的新詩創作提供寶貴的借鑒呢。